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篇目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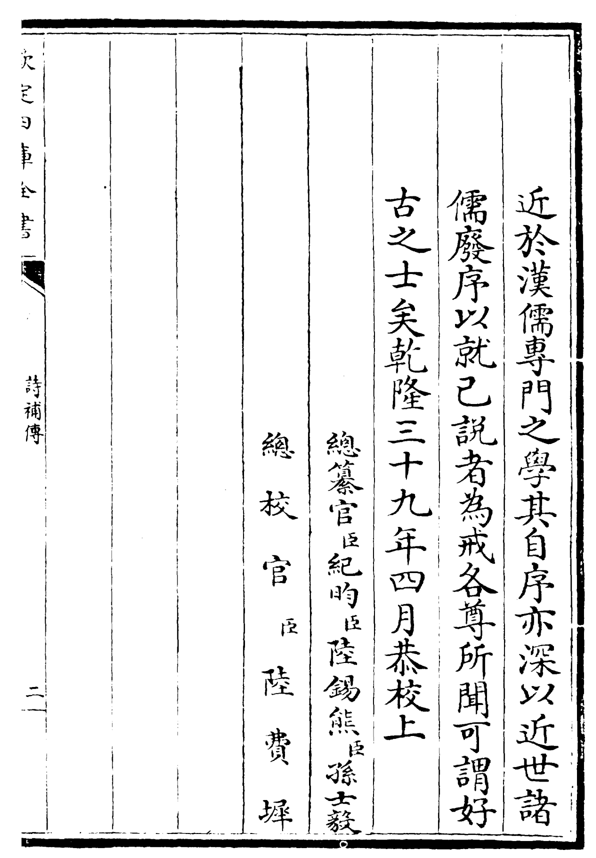


詩補傳

提要

臣等謹案詩補傳三十卷舊本但題逸齋而不著名氏朱彝尊云宋史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與此本卷數相符明朱睦㮮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所考也處義金華人紹興中進士其書大旨以詩序為宗葢詩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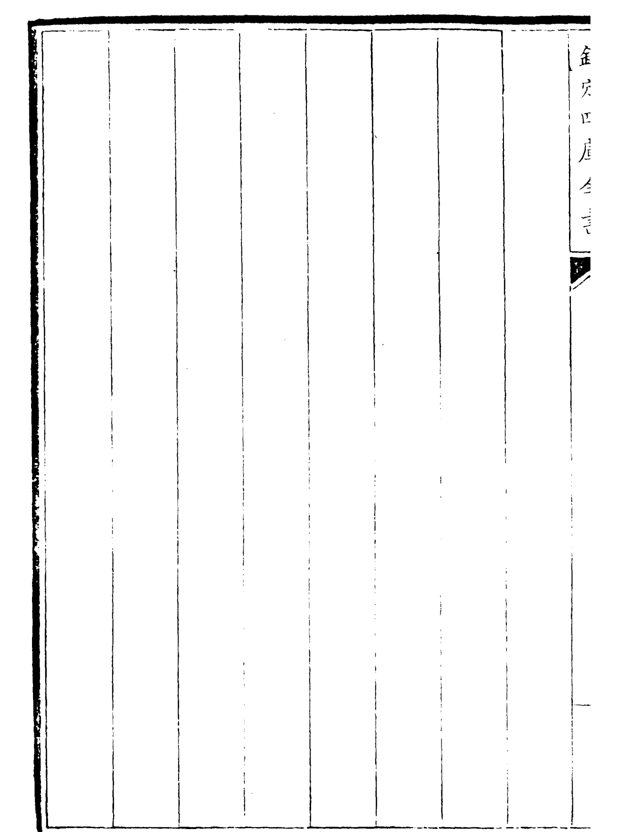
漢而分為四惟毛詩之合於經者為多其餘三家不盡傳鄭康成獨為毛詩作箋至唐孔穎達作正義又專申鄭說葢自東漢以迄于有唐無敢議毛詩之序者至宋程子張子歐陽修蘇轍始以為不盡醇然疑信猶參半至王質之詩總聞鄭樵之詩辨妄則欲去序以言詩矣然馬端臨與樵辨至數千言而不止則宋人亦不盡尊樵說也此書恪守舊說猶



近於漢儒專門之學其自序亦深以近世諸儒廢序以就己說者為戒各尊所聞可謂好古之士矣乾隆三十九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補傳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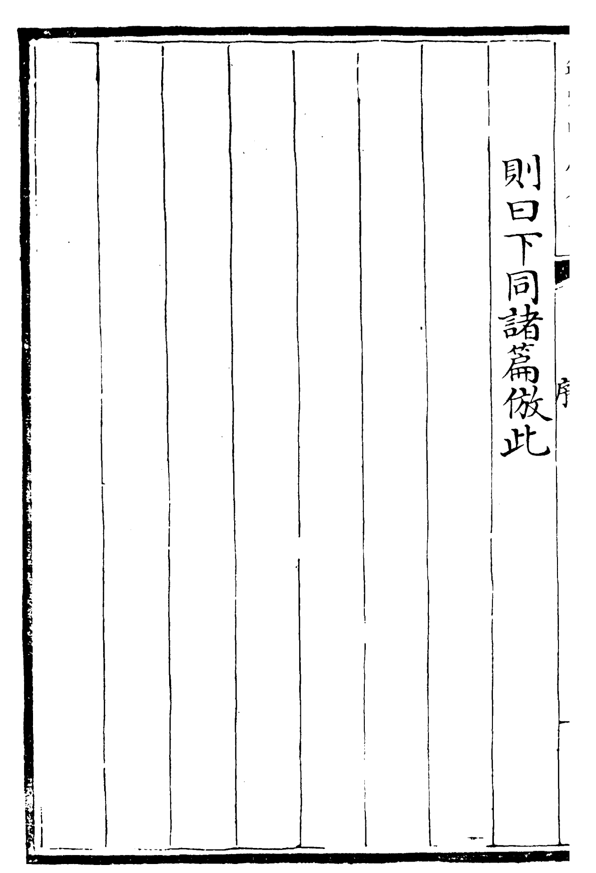
經以經世為義傳以傳業為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畧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叱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傳疏義注記論説類解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己説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

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奥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畧如此

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賁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

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為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逸齋序

經之本文有疑混音以小字附之曰如字者讀如其字有他音者或附一小字則讀如所附之字或附二小字者皆翻切也篇内他音字重出



則曰下同諸篇倣此

詩篇目　　逸齋

詩之所繫與作者姓名皆附著其下有異說者悉據經傳為之辯明歸諸至當詩之所繫與舊譜不合者二十有五篇作詩之人可考其姓名者四十一篇正其有異說者四十有二篇

第一卷周南正風

關雎文王

關雎詠大姒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

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曄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册命尊為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咏文王大姒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經之首止取其事實非問其所作之先後毛氏從孔子所删之㫖而釋之亦未嘗究其所作之時彼韓齊魯三家乃直以為

刺康王不知其事實繫於文王也凡詩皆繫其所本如七月之風生民之雅思文之頌並作於成王之世而風則繫之公劉雅頌則繫之后稷此其義也若曰關雎止刺康王非詠文王之事則不得為正風聖人刪詩豈以刺詩為一經之首耶由是言之則四家之優劣可見矣

葛覃文王　卷耳文王　樛木文王　螽斯文王

桃夭文王　兔罝文王

芣苢 文王

劉向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擷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向乃楚元王交之孫元王本授魯詩向之說必出於魯氏之學今芣苢非有惡臭而宜於產子則所謂樂有子者是矣魯詩果不足

信也

漢廣文王

汝墳文王

韓氏以汝墳為思親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今據詩婦人則以夫為君子未有以父母為君子者是詩言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眞夫婦之言也韓氏之徒以父母孔邇一言遂謂由思親而作殊不知玩味一篇之旨如卒章皆勉之以正之言與今詩序及劉向之說合益知毛氏可信矣

麟之趾文王

周南諸詩皆王者之事不列於天下之雅特婉其名謂之王者之風豈以紂猶在上不可以有二王故耶名曰國風其諸得文王避紂之意歟

第二卷召南正風

鵲巢文王 采蘩文王

草蟲文王

草蟲序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其詩未必出婦人女子之口葢詩人喜其知禮為之歌詠其事下篇倣此

采蘋文王

甘棠文王

甘棠皆以為武王之詩其意謂文王雖分岐為周召

二分采地實未嘗往蒞其國至武王克商乃分周公左召公右而成王之時又有分陝之説則召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是詩又作於召伯既去之後故以其詩繫之武王抑不知詩序謂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非謂召伯施己之教乃推明周家貞信之教耳召南既繫之召公故謂召伯之教也且南國染商之汚舊矣太王王季雖有其德未能及人至文王道化既行始被於南國而召伯聽訟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

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於文王為宜大序言先王所以教亦不可謂專指太王王季葢大序作於後世併與文王謂之先王可也

行露　文王

召南申女作

劉向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欲迎之女與其人言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違禮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

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其說雖疑出於魯詩然與
今詩序相應故取之

羔羊文王 殷其靁文王 摽有梅文王 小星文王

江有汜文王 野有死麕文王

何彼襛矣文王

何彼襛矣之詩先儒皆繫之武王其說益以文王為
平正之王猶書以為寧王也既以平王之孫為文王

之孫遂以齊侯之子爲齊太公之子殊不知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武王之女謂太公之子乃甥舅也必無婚姻之理或者又謂齊侯乃齊一之侯猶易言康侯終不若據春秋所書魯莊公元年及十有一年冬皆書王姬歸于齊實平王孫女嫁齊襄公桓公也嫁桓公者傳謂之恭姬則肅雝可知矣詩雖作於後世而王姬之德乃能不替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之餘風彼行露亦作於文王之後以能興文

王貞信之教尚可為文王之詩則王姬實文王之孫子能不替文王肅雝之德豈不可為文王之詩乎況文王肅雝之德霑溉于後人不特王姬為然在成王之時助祭之多士號為秉文之德者亦曰肅雝顯相頌既繫之文王則風繫之文王何疑之有

騶虞 文王

或疑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有召公之詩竊謂聖人删詩於古人之盛德至善何敢廢而不録周公之

美已詠於豳而召公無燕國之詩故以二詩附之召南此一說也又周南乃王者之風周公人臣也豈得並列亦一說也由是言之則武王既有天下二詩設若為武王之詩亦不得列於召南諸侯之風矣甘棠何彼襛矣繫之文王亦有二義一則明文王可以兼王者諸侯之事二則明二南專叙文王之風化學者試以是思之則聖人刪詩之旨斷可識矣

第三卷 邶國變風

柏舟

柏舟頃公

柏舟之詩韓氏以為宣姜自誓而劉向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向之說必出於魯詩故其言如此據是詩有憂心悄悄愠于羣小等語正與仁而不遇之言合若

婦人自誓當如鄘柏舟曰之死矢靡它又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引類而言則毛氏之說得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此言可以為據

綠衣莊公　衛莊姜作

燕燕州吁　衛莊姜作

燕燕之詩韓氏以為定姜歸其婦鄭康成釋坊記又以為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德明釋之曰此魯詩也據是詩言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益莊姜

謂戴嬀儻能不忘先君當有以助我若歸其婦豈得言先君之思又言遠送于野瞻望弗及皆莊姜戀戀不忍訣之辭定姜既遭無禮矣何戀戀之有玩詩之文以求其義毛氏為得

日月 州吁 衛莊姜作

終風 州吁 衛莊姜作

擊鼓 州吁

凡言國人乃國中之人目見其事者其言確然可信

下皆倣此

凱風 宣公

先儒以凱風為州吁之詩第見其居雄雉之前耳據序言衛之淫風流行若州吁暴亂則甚矣未聞其淫亂之刺淫亂不恤國事葢自宣公始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豈非淫亂之化乎宜繫之宣公

雄雉 宣公　匏有苦葉 宣公　谷風 宣公

式微 宣公

劉向列女傳曰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傅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竊嘗考是詩終篇之旨正與其臣勸以歸之言合豈二婦人亦能賦古詩以見志耶

旄丘宣公

簡兮宣公

泉水宣公

此詩言衞女思歸亦未必真女子之作乃詩人述其情耳後皆倣此

北門宣公北風宣公靜女宣公新臺宣公

二子乘舟宣公

是詩序以為國人劉向新序乃謂伋之傅母恐其死也而作二子乘舟之詩向又謂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黍離為王風之首聖人删詩必得其實

向之言殆未可信是詩亦然

第四卷 鄘國變風

柏舟 武公 共姜作

牆有茨 惠公 君子偕老 惠公 桑中 惠公 鶉之奔奔 惠公

定之方中 文公 蝃蝀 文公 相鼠 文公 干旄 文公

載馳 戴公 許穆夫人作

許穆夫人衛戴公之妹也以衛宣公之無道也而其後文公爲衛之賢君其女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亦皆

能以禮自克一洗故家汚亂之習是詩歴叙其欲歸之私情終畏義而止尤為聖人所取也

第五卷衛國變風

淇澳武公 考槃莊公

碩人莊公

列女傳謂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詩令詩言初說農郊翟茀以朝蓋為得禮不見衰惰之狀况既譽為碩人且極道容色之美非傅母所宜言國人之辭

也凡言人皆國之詩人後倣此

氓 宣公

竹竿 宣公

在異國而思衛作詩以寄宗國採詩者得之衛地宜繫之宣公

芄蘭 惠公

河廣 惠公

宋桓夫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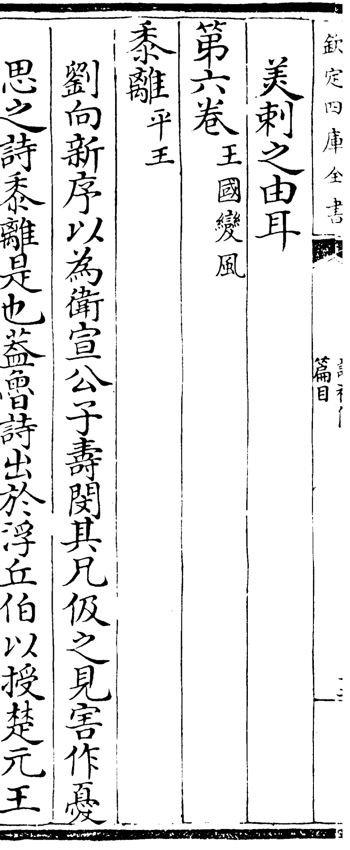
宋桓夫人乃宋襄公之母也嫁宋桓公既生襄公而

被出思其子不能止卒以禮自克此聖人所取也既被出而歸衛宜繫宣公

伯兮宣公 有狐宣公

木瓜戴公

木瓜美齊桓公而詩繫之衛蓋作於衛人也猗嗟刺魯莊公而詩繫之齊蓋作於齊人也齊遺戴公以車馬器服故繫之戴公魯以桓公微弱致襄公之惡故繫之襄公雖曰録詩者據所得之地而繫之亦本其



美刺之由耳

第六卷王國變風

黍離平王

劉向新序以為衛宣公子壽閔其凡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葢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向乃交之孫則向之言必本於魯詩也黍離為王風篇首聖人删詩豈以衛公子之詩冠之王風乎詩序數言形容周大夫過故國之情纒綿悽惋至今讀

之使人流涕聖人删詩豈亦有見於此遂信為王風而不疑耶凡詩序言大夫者皆在位之君子非民間之詩也後皆倣此

君子于役 平王

君子陽陽 平王

是詩序言君子遭亂當時必有主名惜乎不傳後皆倣此

揚之水 平王 中谷有蓷 平王 兎爰 桓王

葛藟平王

是詩序言王族詩有父母兄弟之說益本宗自高祖而下之九族也

采葛桓王

大車桓王

劉向列女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宫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

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并於地下哉乃作詩曰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

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

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據詩前二章言大車

言毳衣正是大夫聽訟之事與息君夫人絕不相關

案左氏傳息夫人為楚子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楚子

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

則是息夫人未嘗自殺也

丘中有麻莊王

第七卷鄭國變風

緇衣武公　將仲子莊公　叔于田莊公　大叔于田莊公

清人文公　公子素作

是詩序言公子素作雖不可考必鄭之公子也素或

是其字

羔裘莊公　遵大路莊公　女曰雞鳴莊公　有女同車昭公

山有扶蘇昭公　蘀兮昭公　狡童昭公　褰裳昭公

丰昭公　東門之墠昭公　風雨昭公　子衿昭公

揚之水昭公

凡言君子作是詩疑出於國史詩固有國史為之者如史克作魯頌是也又左氏傳稱君子曰皆邱明之言殆類是歟不然則在位之君子也後皆倣此

出其東門厲公

野有蔓草厲公

先儒以東門蔓草繫之昭公殆非也東門序言公子

五爭蔓草序言民窮於兵革且五爭自魯桓公十一年至莊公十四年首尾二十載可謂窮於兵革矣而桓公十七年昭公已卒葢在五爭之中間二詩乃五爭既畢之後豈得繫之昭公況二詩與溱洧皆在鄭風之末宜繫之厲公

溱洧 厲公

第八卷 齊國變風

雞鳴 哀公

還 哀公

齊詩以還為營其辭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

說者曰營丘也齊大公封於營之丘班固引用其說

且營丘乃齊國所封之地名哀公既居其國矣又言

子之營兮可乎若以為營是以一國為田獵之所也

韓氏以還為旋義亦相近

著 哀公 東方之日 哀公 東方未明 哀公 南山 襄公

甫田 襄公 盧令 襄公 敝笱 襄公 載驅 襄公

猗嗟襄公

猗嗟說見木瓜

第九卷魏國變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伐檀　碩鼠

先儒謂魏無世家其詩在平王桓王之閒然則詩無所繫葢不可考矣今據魏以魯閔公元年為晉獻公所滅而詩序言魏地陿隘又言日以侵削又言役乎

大國又言國削而小民無所居其將亡之詩乎魏亡於桓王之時檜亡於幽王之時皆去孔子爲甚遠故序不指其君然則詩序亦考其人於史耳二國亡既久併與史而亡之宜聖人不能知其詩爲何世而太史公不能爲世家也

第十卷唐國變風

蟋蟀僖公　山有樞昭公　揚之水昭公　椒聊昭公

綢繆昭公　杕杜昭公　羔裘昭公

鴇羽

先儒以鴇羽繫之昭公非也據是詩序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蓋自昭公至小子侯始及五世由是言之是詩其作於小子侯之後乎

無衣武公

案左氏傳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杜預曰曲沃武公遂并晉國是詩序言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

詩天子之使其號公乎

有杕之杜武公　葛生獻公　采苓獻公

第十一卷秦國變風

車鄰秦仲　駟鐵襄公　小戎襄公　蒹葭襄公

終南襄公　黄鳥穆公　晨風康公　無衣康公

渭陽康公

秦康公作

權輿康公

第十二卷陳國變風

第十三卷檜國變風

檜無世家先儒謂詩在周夷厲之際觀匪風之思周
辭意迫切亦將亡之詩也餘說見魏國風
第十四卷曹國變風
蜉蝣昭公候人共公鳲鳩共公下泉共公
第十五卷豳國變風
七月公劉周公作
鴟鴞周公周公作
東山周公破斧周公伐柯周公九罭周公

狼跋 周公

先儒以豳詩七篇皆繫之成王竊謂七月乃周公為成王陳先公之事公劉實始居豳宜繫之公劉鴟鴞言周公之志東山言周公之使民破斧言周公遭四國之毀伐柯九罭言周公不見知於朝廷狼跋言周公不失其聖皆不當繫之成王宜為周公之詩若成王則詩在正雅不當列之變風也

第十六卷 正小雅

鹿鳴 文王

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且鹿鳴文武治内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之篇首就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況常棣亦非作於當時由管蔡之失道故周公歌文武燕兄弟之事然則仁義陵遲王道既衰大臣歌

文武治內之政以風諫之理亦可信但不可直以為刺耳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

四牡文武　皇皇者華文武

常棣文武　周公作

常棣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為周文公之詩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之說遂疑此詩非周公之作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惟杜預斷之曰周公作之召

公歌之故孔氏正義詳著其說謂召虎見厲王之時
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由是而言則
謂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追咏文武治内之事有何不
可詩雖作於周公而燕兄弟乃文武治内之政宜為
文武之詩

伐木 文武 天保 文武

采薇 文武

采薇序雖指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

文武之世皆歌此樂章宜為文武之詩班固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殆與召虎歌周公所作之詩同意非懿王之詩也

出車 文武 杕杜 文武 魚麗 文武

南陔 文武 白華 文武 華黍 文武

亡詩六篇僅存其義皆不言作於何時毛氏以南陔白華華黍次之文武之雅以由庚崇丘由儀列之成

王之雅必有師承今從之

南有嘉魚成王　南山有臺成王

由庚成王　崇丘成王　由儀成王

由庚以下三亡詩說已見前

蓼蕭成王　湛露成王　彤弓成王　菁菁者莪成王

第十七卷變小雅

六月宣王　采芑宣王　車攻宣王　吉日宣王　鴻鴈宣王

庭燎宣王　沔水宣王　鶴鳴宣王

祈父宣王 白駒宣王 黄鳥宣王 我行其野宣王

斯干宣王 無羊宣王

第十八卷變小雅

節南山幽王 家父作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仲舒不見毛氏詩其說必出於三家今據是詩所刺尹氏之過惡多

矣未嘗及爭訟之事且其卒章明言家父作誦以究王訩正與序家父刺幽王之言合仲舒之論屈矣案左氏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先儒遂以是詩本名節然孔叢子言孔子讀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則知不可去南山二字亦非為爭田也

正月 幽王

十月之交 幽王

雨無正 幽王

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末必其眞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不然則是詩上二章皆十句又加二句似不可信况終篇皆衆多如雨之意與雨無其極全不相應識者當知去取矣

第十九卷變小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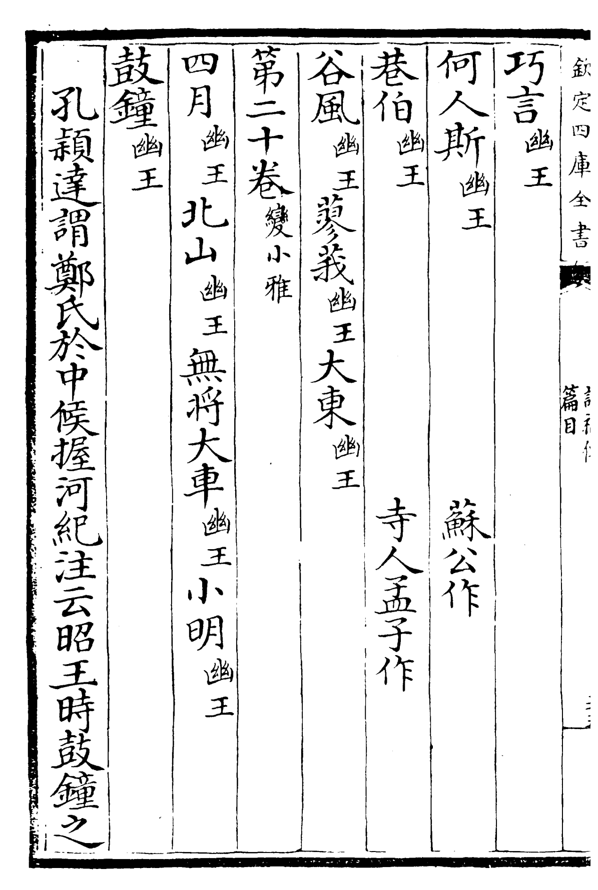
小旻幽王　小宛幽王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公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為司徒安知前無番為此官則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考之經猶有五說證鄭氏之妄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歴在幽王六年一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即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事明非厲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之先人乃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

小弁幽王

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傅作是時太子宜臼見棄故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爲伯奇之詩又曰伯奇仁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中山王劉勝亦以爲伯奇之詩蓋皆指吉甫之子伯奇也案是詩有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乃憂周道將爲茂草蓋憂周室之將亡真太子體國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由不見毛氏詩故也



巧言 幽王

何人斯 幽王 蘇公作

巷伯 幽王 寺人孟子作

谷風 幽王 蓼莪 幽王 大東 幽王

第二十卷 變小雅

四月 幽王 北山 幽王 無將大車 幽王 小明 幽王

鼓鐘 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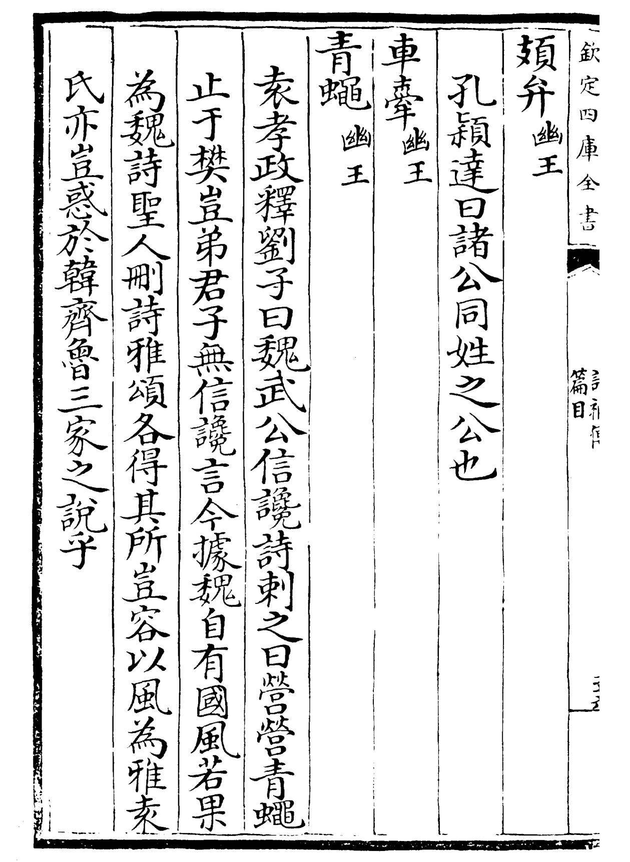
孔穎達謂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

詩所為作以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或謂史無幽王巡淮之事遂疑非幽王之詩且史與經異猶當捨史而信經若史之所闕幸而存於經乃反疑之是欲捨經而信史也其可哉

楚茨幽王 信南山幽王 甫田幽王 大田幽王

四篇類也說者曰文指相類承上篇畧之也故大田不言君子

瞻彼洛矣幽王 裳裳者華幽王 桑扈幽王 鴛鴦幽王



頍弁 幽王

孔頴達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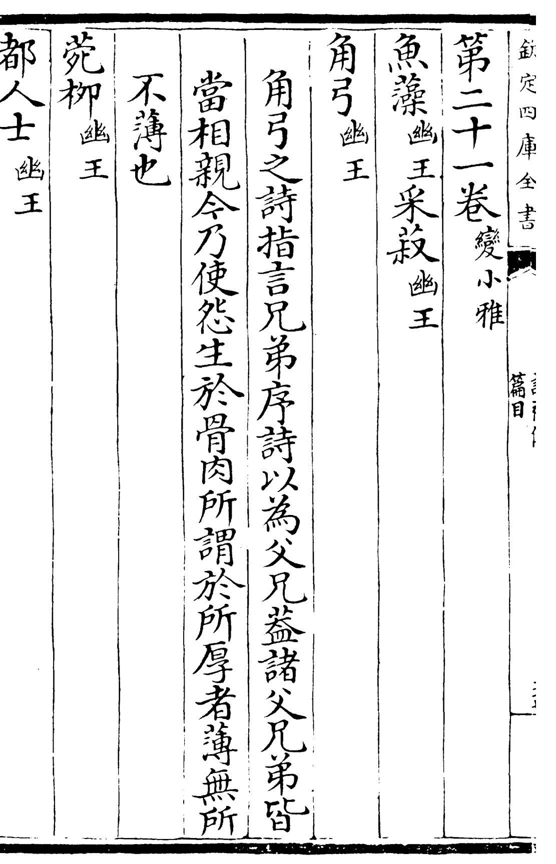
車舝 幽王

青蠅 幽王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今據魏自有國風若果為魏詩聖人刪詩雅頌各得其所豈容以風為雅袁氏亦豈惑於韓齊魯三家之說乎

賓之初筵 幽王　衛武公作

韓氏以是詩爲武公飲酒悔過今據詩始言大侯既抗則將祭而射也次言烝衎烈祖則既射而祭也次言酌彼康爵則既祭而燕也所陳皆君臣上下之禮文武公雖入爲卿士然人臣耳豈得用此禮文耶則非武公自悔過之詩明矣況武公在幽王時春秋已高不應尚有酒過也然是詩歷陳飲酒始於禮卒於亂其亦以自警歟



第二十一卷變小雅

魚藻幽王　采菽幽王

角弓幽王

角弓之詩指言兄弟序詩以為父兄蓋諸父兄弟皆當相親今乃使怨生於骨肉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菀柳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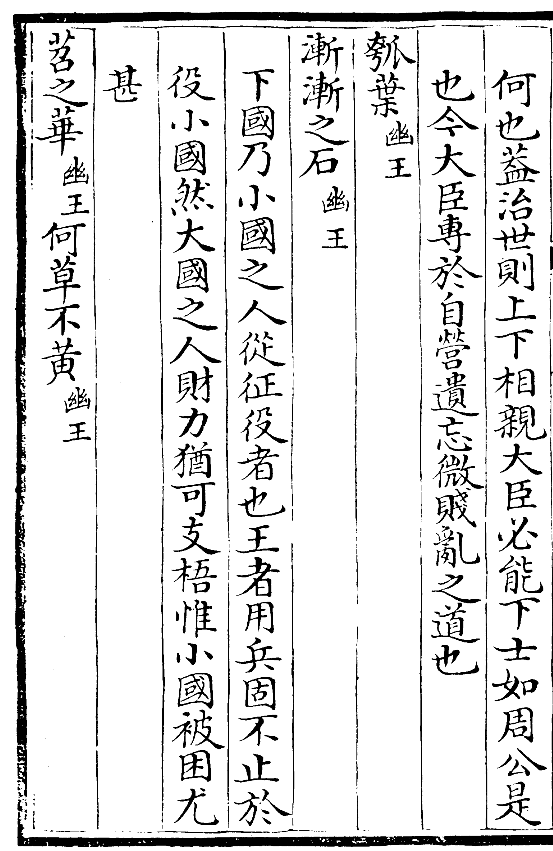
都人士幽王

周人乃周室中都之人也天下之風俗每視中都為厚薄然聞而知者不若見而知之為審是詩所陳都人士女之服飾纖悉可考序詩者謂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然則四方以中都為風俗中都以長民者為風俗非周之盛世不能然

采緑幽王 黍苗幽王 隰桑幽王 白華幽王

緜蠻幽王

是詩乃微賤之臣怨大臣不用仁心而序以為刺亂



何也益治世則上下相親大臣必能下士如周公是也令大臣專於自營遺忘微賤亂之道也

瓠葉 幽王

漸漸之石 幽王

下國乃小國之人從征役者也王者用兵固不止於役小國然大國之人財力猶可支梧惟小國被困尤甚

苕之華 幽王

何草不黃 幽王

第二十二卷 正大雅

文王 文王

周公作

呂氏春秋曰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此特明文王之詩為周公所作耳詳考大明以下至卷阿諸篇歷陳周家之盛上言后稷先公之積累次及文武之功業次及成王之太平皆周公召公欲成王知王業之艱難故其言諄復告戒真得大臣輔佐之體周公為首

相制禮作樂皆出其手故序不著其名至公劉泂酌卷阿則明言召康公此其義也

大明 文王 緜 太王 棫樸 文王

旱麓 太王 王季

旱麓序明言太王王季而孔穎達以為文王受祖之業殊不知考詩有玉瓚黄流之詠乃王季受此賜於帝乙見之孔叢子或者以豈弟君子為斥文王何其踈耶觀此益知詩序之可據

思齊 文王 皇矣 文王

第二十三卷 正大雅

靈臺 文王 下武 武王 文王有聲 武王 生民 后稷

行葦 成王 既醉 成王 鳧鷖 成王 假樂 成王

公劉 公劉 召康公作

泂酌 成王 召康公作

卷阿 成王 召康公作

召公所陳三詩以戒成王公劉則厚民泂酌則奉天

卷阿則求賢國家大政無出此三者周公作詩書固多矣究其意皆本之三者以進戒以是知周召事君可謂無異心也

第二十四卷變大雅

民勞厲王

召穆公作

召穆公虎乃康公十六世孫康公在成王時陳三詩以進戒類臯陶賡歌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可為矜式觀是詩所言如

綏四方先於惠中國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誠至論也

板 厲王　凡伯作

凡伯周之世卿也在厲王時凡伯作板之詩有曰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則凡伯在厲王之世已非少壯矣其後瞻卬召旻之刺幽王葢凡伯之子若孫也

蕩 厲王　召穆公作

抑 厲王　衛武公作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
帝昭曰懿即抑也今案武公厲王時猶未即位若年
九十五乃幽王之時矣況其詩皆告戒人主之語非
專為己作序謂亦以自警則可矣然命名以首句抑
抑威儀為義不得為懿也

桑柔厲王

左氏傳以為周芮良夫之詩疑芮伯之字也書與春
秋皆有芮伯其世卿歟

第二十五卷 變大雅

雲漢 宣王 仍叔作

仍叔亦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乃周威王之十三年去宣王即位之初已百餘年左氏云仍叔之子弱葢未滿二十也故杜預云譏使童子出聘以歲考之殆其曾孫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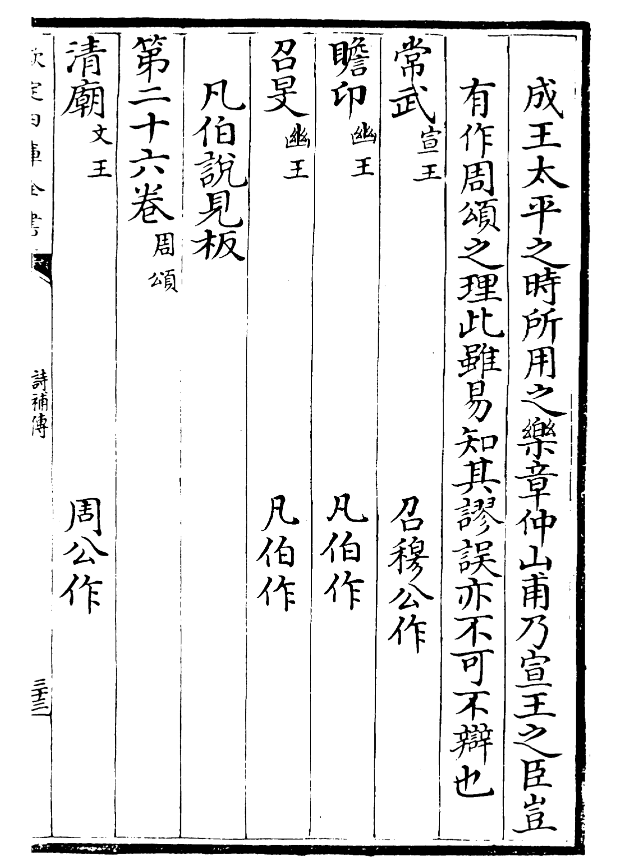
崧高 宣王 尹吉甫作

烝民 宣王 尹吉甫作

韓奕宣王　尹吉甫作

江漢宣王　尹吉甫作

崧高以下四詩乃尹吉甫一時之作其詩自言吉甫作誦謂作此詩使工歌誦之張詵注楊脩與曹植書不更孔公風雅無别之說乃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且脩止論風雅正謂周公之鴟鴞在豳風仲山甫之烝民在周雅爾詵乃誤以誦為頌謂仲山甫之頌在雅周公之詩在風不然豈不知周頌之作為



成王太平之時所用之樂章仲山甫乃宣王之臣豈有作周頌之理此雖易知其謬誤亦不可不辯也

常武 宣王　　召穆公作

瞻印 幽王　　凡伯作

召旻 幽王　　凡伯作

凡伯說見板

第二十六卷 周頌

清廟 文王　　周公作

王襃四子講德論曰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葢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一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

維天之命 文王　維清 文王　烈文 成王　天作 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 成王　我將 文王

時邁 成王　周公作

左氏傳載楚子之言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國語乃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皆時邁之文左傳國語同出於左氏自牴牾如此今據武王克商未定而終固未暇廵守而時未可謂之太平何有頌聲又以武亦為克商之作夫大武乃宗廟象功之樂舞也武王猶在位豈自作大武之舞將何所施耶況其詩曰於皇武王以為武王自言可乎又以賚為武之三桓為武之六尤不可信詩三百定於聖人之手

今乃合三篇為一可乎盖荆楚之國蔺編雜亂文獻不足何可據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然則時邁其成王十二歳一廵守之詩乎

執競武王

思文后稷　周公作

國語以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參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皆曰則周公其人夫禮既

制於周公思文又為周公之作則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皆出於周公可以類推矣

臣工成王　噫嘻成王　振鷺成王　豐年成王

有瞽成王　潛成王

雝后稷

漢章帝建初七年詔引肅雝之臣辟公之相太子賢釋之曰詩大雅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雝為賢之不啻亦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為

雅耶然是詩明言於薦廣壯相予肆祀為祭祀之樂章明甚賢豈不誦其詩而信其妄何哉雅頌昔嘗亂矣賴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賢復欲亂之耶

載見武王 有客成王 武武王 閔予小子成王

訪落成王 敬之成王 小毖成王 載芟成王

良耜成王 絲衣成王

酌武王 桓武王 賚武王

酌桓賚雖皆武王之事然未有其詩成王太平之後

追頌其美宜繫之武王

般成王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般巡守祀四嶽河海二頌一時之作也武王既未暇巡守未有頌聲則二頌皆當繫之成王書言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致祭皇天后土不可以為岱宗名山大川不可以為河嶽學者宜深考之

第二十七卷魯頌

駉僖公　史克作

有駜僖公　史克作

泮水僖公　史克作

閟宫僖公　史克作

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甫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詩

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

韓氏傳授之妄班固王延壽據韓詩不足深誚揚雄

法言欲準論語乃不知尹吉甫作周雅謂之作誦非

作周頌也正考甫得商頌於周非作商頌也公子奚

斯作魯廟非作魯頌也著書果難哉

第二十八卷 商頌

那 成湯 烈祖 中宗 玄鳥 高宗 長發 高宗

殷武 高宗

商頌十二篇乃正考甫得之周太師而正考甫為孔子七世祖聖人刪詩於其祖之所存宜得其實而太史公乃謂宋襄公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然其言亦據五篇為說耳使十二篇俱存固不止於契成湯高宗之事也夫頌者美其功德之作也魯人頌僖公其言僖公之美備矣設若為襄公作頌乃無一辭及宋何哉况序與國語之言合耶

第二十九卷附說

第三十卷廣詁

詩篇目終

明序篇

人皆知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為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不知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葢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閒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

惟關雎為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為聖人之賛易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為易大傳詩序為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

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邱明經所不欲言者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為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在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凡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疎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

人於春秋則脩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删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葢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為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也而詩序亦曰陳陀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

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畧也至如詩序書請命于周豈非春秋尊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王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陳書喜書樂書予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

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絶書責書誓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壊之類皆無曲筆宜為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而

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為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為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脩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脩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脩學校雖為美事亦為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於

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
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
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為子夏作以
小序為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葢其說以關雎
一序為大序餘皆為小序既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
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
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

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為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為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為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實

之益以為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

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禄也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師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

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為聖人之所録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為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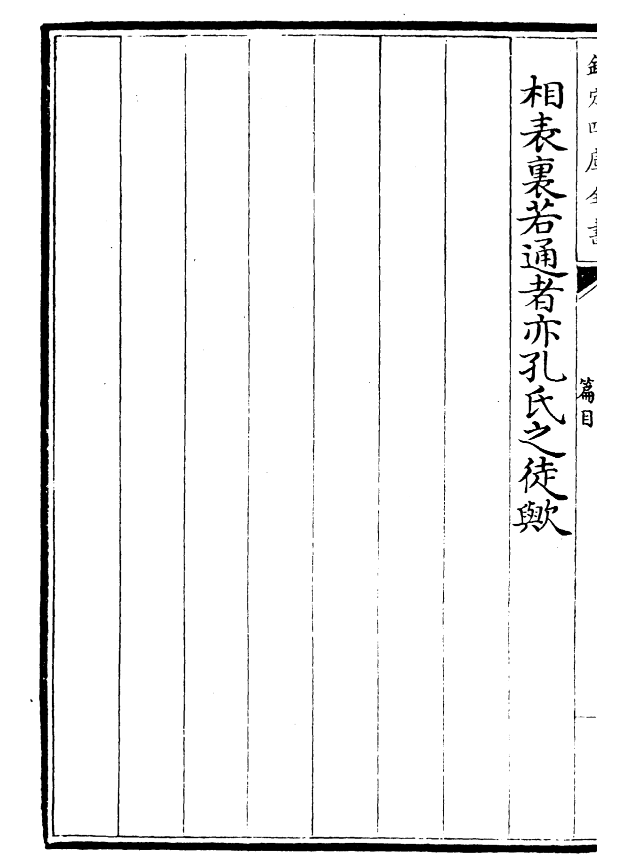
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為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為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為六經之疵亦惑矣

毛氏大毛公不顯其名小毛公名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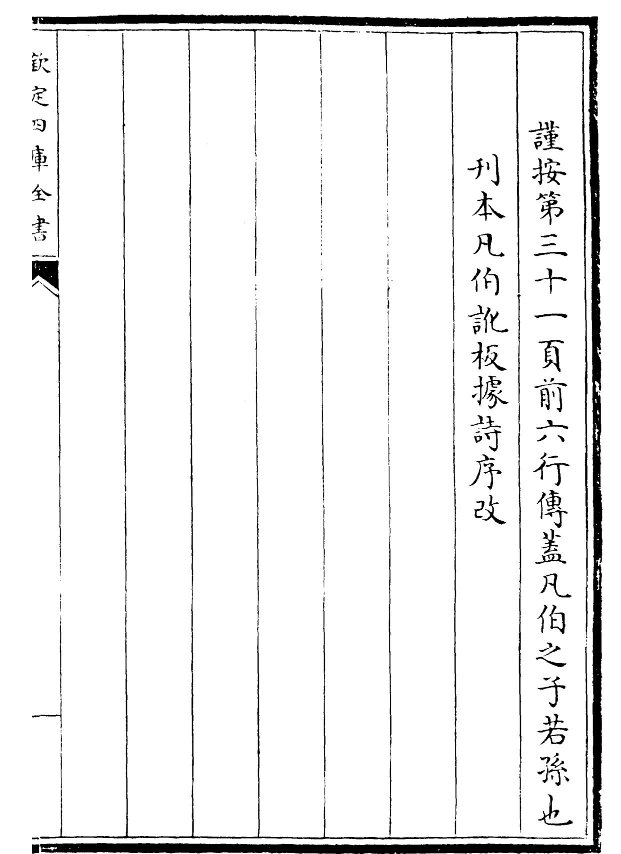
昔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

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惟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其獨立毛氏豈於古文舊書有合故耶不然漢初傳詩者止魯韓齊三家毛最晚出何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昔之學者蓋亦不輕於取舍非有所見安肯遽去彼而就此也況經籍成於聖人之手故經學必出於聖門為得其宗否則為異說何以明之孝經十八章子思中庸孟子七篇左氏春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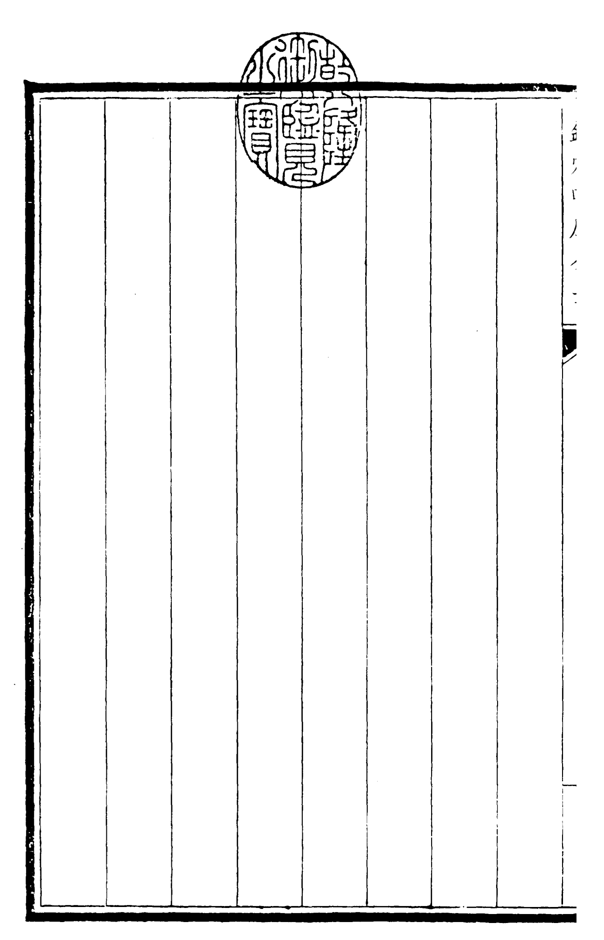
與夫大學緇衣等篇皆孔門之傳授也今觀數書所取詩之斷章往往與毛氏訓解相應至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引詩之言與毛義絶異葢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楚元王交亦學浮丘之詩向乃元王之孫則荀卿劉向乃魯詩之源流也齊詩世不傳韓詩外傳亦與毛氏不合由是言之則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文中子一書或賦詩見志或論詩要義皆與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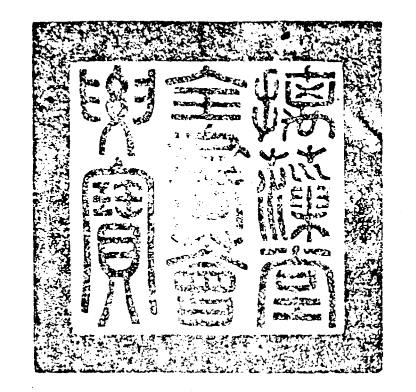


相表裏若通者亦孔氏之徒歟



謹按第三十一頁前六行傳蓋凡伯之子若孫也刊本凡伯訛板據詩序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一

逸齋

國風

召南 說附

昔者先聖孔子誨人以經固莫詳於詩而聖人之論詩又以二南為大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葢不學牆面古之格言先聖謂人而不為二南之學辟之面牆而立豈能知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雖曰能學猶不學也夫二南之詩先聖所以大之者以其所陳皆文王正始之道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歷觀古之帝王道統之傳雖曰一揆前乎文王或世遠而事罕傳或世衰而事已駁求其王者與后妃兩盡其道莫若文王大姒故取之為萬世表凖然必立周南為王者之法立召南為諸侯之法其來已久疑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為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豳雅豳頌

之説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非周之樂章詩人
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為周南以鵲巢為召南亦周之
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説豈非
周之舊典與葢關雎言后妃能不妬忌故和樂而知
好賢鵲巢言夫人能不妬忌故均一而安於拙真可
以為王者諸侯之配宜冠諸篇首為王者諸侯齊家
之矜式其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
所得之地而録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為聖賢

淺深者未為通論也若夫周南既為王者法猶與召南同謂之國風則其㫖深矣葢文王之時紂猶在上文王遵養自晦不居其聖故能蒙大難而無害小心事商不改其初此乃文王之盛德後之録詩者原文王之心故雖存王者之事於周南特婉其名謂之國風且與召南同齒於一國豈非得文王之心與夫以文王之一身且以大姒為配而二南乃分為王者后妃諸侯夫人何哉葢文王之聖備道全美無施不宜

故用之天下用之一國何所不可大姒之賢亦儀刑于文王故為后妃為夫人亦無不可者文王既謙退避紂故録詩者以文王之事託之后妃以諸侯之事託之夫人雖曰大姒之賢足以當此亦所以全文王自晦之迹也其詩得之周南之地則繫之周公得之召南之地則繫之召公葢旦奭二公皆姬姓文王分岐為二公采地旦封周謂之周公奭封召謂之召公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為左右成王時復分陝以東

周公主之分陜以西召公主之其事雖雜出傳記而周公召公之稱既已見于武王克商之始國語亦以周召畢榮為文王之臣則周召固常輔佐文王因以其事託之豈非文王不居其聖之意與且周南召南既為天子諸侯之法固不能無天下一國之辨然其詩或得於周南或得於召南皆陳文王大姒風化之效固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

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為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教明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録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然周公止稱公召公乃稱伯豈召公後常典治南國之諸侯乎説者謂周公主内治召公長諸侯葢本諸此孔子嘗謂老耼曰丘治六經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子西亦曰孔丘述三

王之迹明周召之業夫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召以見先聖人屬意於此學者可不考論其故哉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删詩之際葢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葢與首二南同意

關雎后妃之德也雎七胥反

文王未嘗稱王而大姒曰后妃雖曰後世之追稱然二南之詩葢所以立萬世王者諸侯之法故其言后

妃夫人特設此稱為天下一國風化之本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然則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則周南加妃之字於后以明其配所以别天子之夫人耳召南之夫人則無所嫌故直謂之夫人也后妃之德則詩之所陳者是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風並如字

關雎后妃之德也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三百篇皆然而關雎為特詳葢經之首篇併陳三百篇之大義也如易之乾坤二卦彖象文言比他卦為悉備玩味大序之文殆與文言相類非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序詩者謂后妃有關雎之德為正家之本故其動化天下效見於夫婦皆得其正天下夫婦皆正則比屋可封矣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之謂也其詩謂之風葢取風之義天之所以動化萬物者莫

神於風君之所以動化萬民者亦若此序詩者推言王者后妃之風化故舉王畿之內六鄉之人王畿之外六服之國為言用之鄉人者謂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用之邦國者謂遠而用以化六服之國申言風教之義謂化之所始既有感動之理則教之及人必有丕變之效宜近而六鄉之人遠而六服之國胥效胥然也說者以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為用之鄉國且大序之首上下皆論風化遽以歌

詩勦入其中已不可信而謂鄉飲酒為鄉人燕禮為

邦國牽合之甚今不取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言詩出於人心方其心無所感則志亦無自而生

迨其有感而動則志於是有所往昔人所謂在高山

在流水是也故由其有感而在心則謂之志由其既

發而為言則謂之詩以是知詩者原於志有所往故其情之發越不能自默惟其感之者既至則直言不足以暢其情於是作於聲氣而嗟嘆見於容止而舞蹈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詩之出於人心者如此烏得而已邪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此言詩既出於人心則其發越於外者皆情之真也真情之發越既由於政之所感故其形於言者始則單出而為聲終則雜比而為音謂之音則播之金石絲竹矣實能寫人情之喜怒哀樂故審其音之安樂則知政之和審其音之怨怒則知政之乖審其音之哀思則知民之困夫民至於困則無政之可言矣非審樂知政之君子不足以語此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此言詩之功用如此其大事之得失若可以自欺而矢詩以歌之是是非非有不可掩者天地之高厚鬼神之冥漠若難於感動而歌詩以祀之庢祥降嘏有不可誣者葢詩原於人心之誠正無一毫之私偽故形於美刺則吟咏而不厭播之聲音則對越而無愧曰莫近於詩謂詩之道貫通乎幽明為不遠矣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言先王設采詩之官求民間之詩被之絃歌其用

為甚廣葢詩本於誠正故正聲入乎耳而善端油然動於中彼夫婦不以正合者聞詩人所陳夫婦之道必能反經而遵禮矣彼孝敬有虧於身者聞詩人所陳孝敬之行必能知悔而有成矣彼人倫有陷於薄者聞詩人所陳人倫之懿必能相率而歸厚矣上而感格於君心知敎化在於謹始必能端本自反而敎化美矣下而感格於庶民知風俗貴於不偷必能省身自愧而風俗移矣詩之感人其效之速有如此者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論詩之體有六本之風化者風也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爲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正言其實者雅也揚揄其美者頌也有一篇之中具數體者有一篇之中專用一體者後之分國風雅頌爲四詩者其義亦若此而已六詩見之周官其來舊矣所謂敎六詩者其亦敎六義與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去聲

此論變風之體也上言風風也敎也謂正風也變風之作亦由上以不善化其下故下陳其詩以諷其上既曰諷矣則主乎文辭不務正諫使言之者可以免罪聞之者自知警戒以其言有感發動化之妙故與正風同謂之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敎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

上既論變風之體此則論風雅所由變至于王道已衰禮義已廢政教已失國自為政家自為俗則亂極矣此變風變雅俱作之時也蓋風之變始於周公之陳王業是時雅猶未變也雅之變始於厲王之小雅盡廢序變雅者首及之蓋變風原於諷其上變雅原於王道衰詩人心乎愛君風雅之所同然變風變雅俱作之時則周既衰矣此序詩者所以詳言之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此言諸國之史所以録變風之詩者以其明見國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壞哀刑政之苛虐以至於此然其詩皆吟咏情性之真以申諷諫之義非通達世故之變不忘舊俗之美何以及此是以存而不敢廢因知變風之作葢當亂世而其言皆發於真情而無

矯偽知禮義之歸而無邪邪僻發於真情而無矯偽以見民之性本善不為世變之所移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以見先王禮義之澤在人心者未泯也此為諸國之史而言故專論變風不及變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言國風雅頌之四詩葢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大者而名之其為體雖不同皆有其始本於一國之君有善有否此風之始也言其天下之政有小有大此小雅大雅之始也美其徳之形容而致功之可告神明此頌之始也詩之為詩無以加此故曰詩之至也然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頌者由其徳而知其功此風雅頌之辨也一國之有頌亦原於功徳惟周頌功徳有餘則辭愈約

魯頌功德不足則辭愈詳此為異耳至如商頌成湯之功德有似武王故那詩亦似執競中宗高宗功德不及成湯故詩視那為加詳然則頌之名雖同而功德之優劣亦不能無辨也彼賦比興之體則無所始不可以名詩故名詩者於六義之中取其半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此言二南正始為王化之本其道則一夫詩既立此為王者諸侯之法安得不别而言之周南以化言召南以德言葢道德者教化之本教化者道德之效道則無所不該舉其效則德在其中故周南亦曰后妃之德德則隨遇而見舉其德則效在其中故召南亦曰文王之化安有聖賢淺深之辨哉其曰自北而南者以文王之化自岐周以至于江漢南國之遠故以自北而南言之曰先王之所以教者以周之為諸侯

也久矣而大王王季皆為賢君論王者之風故不得不歸之文王諸侯之風則自大王王季已有善敎於其國故以先王所以敎言之曰所以敎則大王王季文王皆與焉由詩序之時而言文王亦可謂之先王也其繫之周公召公雖因於所得之地其亦成文王之志與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此言作關雎之詩者既樂得是淑女以配其君能以進賢女為己憂而非以色道淫又哀是淑女能思賢女之進用而惟恐傷之夫好之至之謂樂與樂有子之意同念之深之謂哀與哀王孫之意同明乎哀樂之說者可與語關雎之義矣學者於關雎之詩惑於所作之時故其說不一遂失詩人之本意竊謂大姒之賢以不妬忌為本故衆善皆由之而出而助成文王齊家以平天下之道為萬世法葢基於此故關雎

之詩形容大姒不妬忌之德特取之為一經之首詎可易言哉然則是詩或作於其時或作於其後皆不足疑其形容大姒不妬忌之德則一而已

關關雎七余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逑匹也詩人謂雎鳩之為物摯而有别異於衆禽而關關和鳴遠在河中之洲以為可比后妃遂以喻大姒有幽閒淑善之德為文王之配曰好逑有相愛好之意

劉向記魏貞之言曰雎鳩之鳥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所謂有別者如此

參（初金下同）差（初宜下同）荇（衡猛下同）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荇接余也流周流也言大姒不妬忌故能求左右之賢女為已之助寤寐不忘然大姒思求左右之賢女固非廣取女色以助淫樂蓋后妃以奉祭祀為重故汲汲於求助夫賢女之助固不止於祭祀詩人舉事

之重者謂參差荇菜必賴左右周流取之而後可以成禮則事之小者從可知矣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此言大姒既欲求左右之賢女以助祭祀故於其求之未得也寤寐服膺而至於中夜廢寢輾轉以待旦愈覺夜之悠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莫報之窈窕淑女鐘鼓樂洛之

此言大姒喜得左右之賢女采取此荇菜芼擇此荇菜以助祭祀既以琴瑟相友又以鐘鼓相樂無一毫嫉妬害善之心大姒之德如此可謂盛德也已夫為君子之好逑而能和鳴有别求左右之賢女而能先於助祭則心之所樂不至於淫矣思賢女之未得則反側忘寢喜賢女之既得則友樂無厭則心之所哀不至於傷矣大姒不妬忌故有是心詩人識其心故有是言序詩者明關雎之義既陳之於大序孔子識

關雎之聲又記之於論語信詩之義與樂之聲果相通也是詩五章其一章比也餘皆賦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覃之詩何以為后妃之本葢王業之本在知稼穡艱難内治之本在女功之事夫稼穡之艱難男子所當知女功之事女子所當習惟貴而為王為后而能

念之非不忘其本者不能也序詩者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此推本而言之也在家而志女功雖未足為異惟大姒能不忘其本故既貴而為后妃能躬行儉德節抑用度服澣濯之衣則不侈尊敬師傅則不驕以此而歸問安於父母則天下之感化皆知為婦之道當然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胡郭

為絺為綌服之無斁亦

覃延也施移也黄鳥倉庚也灌木叢木也言后妃念在父母家之時其始見葛之延蔓于中谷葉萋萋然而盛黄鳥飛鳴聚于叢木已動治葛為衣之興既而見葛之莫莫然成就遂刈取而濩煑之精者為絺粗者為綌以是為衣而服之無厭此皆不忘本之言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我衣害曷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后妃既念在家女功之事於是告之師氏欲歸問安於父母其燕服則汙治之其禮服則澣洗之初非好潔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澣何者未澣惟其宜稱以此而歸問安于父母可謂無父母貽罹矣夫后妃之貴可以舉動自如必先告之師氏而後言歸則尊敬師傅可知也后妃舉動宜盛其車服至用澣濯之衣不輕改造則躬儉節用可知也后妃之興此念為此舉足以化天下此其所以為本與是詩三章皆賦

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后妃之善莫先於不妬忌其次則能節儉也二者皆常情之所蔽溺鮮有不為患者今大姒能求左右之賢女始則相與供荇菜奉祭祀可謂防之以禮而不淫終則以琴瑟鐘鼓相友樂可謂和之以樂而不傷

不妬忌如此故為關雎之盛德因女功而思父母服澣濯之衣而不侈尊敬師傅而不驕能節儉如此故為葛覃之知本聖人以關雎為經之首而葛覃次之葢詩所陳謂大姒有此二善以能忘已之私故也私既忘矣則心之所思無非輔佐君子之事故卷耳又次之以為后妃之志如此序詩者極言其志謂后妃能以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者由其忘已之私志在進賢而險詖私謁之心不萌乎中故其

憂勤國家與人主同也夫公私不兩立能忘私則險
詖私謁之心不生斯能同君子之憂勤矣不能忘私
則險詖私謁之心日熾豈能憂勤以輔佐君子邪且
求賢而進用之審官而任使之臣下之有憂勤者必
知之此國事之所當急者后妃之志能及於是誠可
美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卷耳苓耳也頃筐欹筐也后妃因采卷耳易得之物

尚不能充頃筐易盈之器以興賢之難求也如此遂嘆我所思之賢當量才度德寘之周家之列位既知求之難又知寘之當所謂求賢審官也序言又當輔佐君子謂不專於内治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古横維以不永傷陟彼砠七余矣我馬瘏塗矣我僕痡敷矣云何吁矣

言后妃思臣下勤勞於道路者始而升崔嵬戴石之

山馬已疲而不進我姑酌彼金罍以開釋之使不永懷此役也既而升山脊之髙岡馬至病而改色我姑酌彼兕觥以慰勉之使不永傷此役也卒而升戴土之砠不獨馬病僕亦病矣勞苦至此非觴酒所能慰釋但為長吁而已凡三章所陳皆所謂知臣下之勤勞也周官酒人之奚為世婦役而酒則有女酒漿則有女漿則知周家酒漿之用亦内治所當察也因視内治見采卷耳者之不易得而能知求賢之難則后

妃念念不忘於輔佐君子矣既因卷耳以起興遂欲以卷耳所造之酒漿以勞賢者后妃之志可以想見不必疑后妃不當自采卷耳亦不必疑后妃不當用罍觴以勞臣下善學詩者宜以志求之是詩四章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樛鳩下同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樛木言后妃有恩意以及下而左右之賢女皆得附麗進御為君子之助猶木之下曲者葛藟附此木以

生非嫉妬之念不存於中何以得此

南有樛木葛藟纍力追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下曲也藟葛之類巨苽也纍繫也荒奄也縈旋也木以下曲故葛逮得以附而生后妃以待下故左右賢女得以附而進君子之有内助如此可謂樂矣所履之福可以綏而安將而大成而無虧矣不妬忌之

效有如此者凡二南之詩言南皆指其地而言盖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謂之南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亦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與樛木之意同樛木專美文王所履之福螽斯則言文王則百斯男本支百世皆原於后妃之不妬忌其效豈淺淺哉

螽斯羽詵詵所巾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

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側立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詩者謂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或謂螽斯

微物詩人何由知其性竊以為凡物之能羣聚而不

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妬忌也孰謂微而不可察哉今

螽斯之羣飛詵詵而衆多薨薨而有聲揖揖而會聚

則性之不妬忌可見也后妃與左右之賢女相處能

如此故其效見於子孫衆多振振然奮起而自能有

立繩繩然循理而不紊其序蟄蟄然收斂而不犯非禮豈不為可美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螽斯七月作斯螽一也蝗類一母百子或云一生八十一子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昬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夭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致天下化之男女得以正昬姻得以時有和協之風無乖離之患宜乎舉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以夭夭言謂其木之少壯也木必少壯則其華灼然而盛其實蕡然而大其葉蓁然而茂以喻女子及時而嫁家道既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人亦皆相宜也天下之風俗如此其美詩人以為后妃之所致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是也然則風

化之本可不謹與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血氣使人尤甚於壯年故少艾之女不閑於婦道竊謂此說止是過求夭夭二字若壯年自肆乃世俗犯非禮者之所為豈人人皆然況被周召之化者乎夭夭正是形容少壯之意

兔罝子斜下同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二南為風化之首其詩以化天下為成效所謂化者

謂變易其思慮矯揉其氣習暴者俄且仁薄者俄且厚愚者靈而惑者解其感發之機與天地同其妙然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之風化其效驗如此其至兎罝其一也夫雉兎之人皆小民之粗有膂力不事生業者為之宜其扞格難化今也關雎之化既行一變而為好德則其時賢人衆多可知矣何謂好德三章所陳是也兎罝捕兎之罟也

肅肅兎罝椓陟角之丁陟耕丁椓居黙赳武夫公侯干城

干城言扞衛公侯如城城所謂隱若長城是也詩人偶見施兎罝者肅肅然嚴整椓杙之聲丁丁然可聞則非逺人之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難犯移此心為公侯之扞衛有何不可公侯猶言國君二南美文王未嘗稱王序詩者追稱之耳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以敵

好仇言為公侯之善耦是也詩人偶見施兎罝者于山間之道稍逺人迹而肅肅然嚴整與初無異因是

知其人赳赳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為公侯之仇耦有何不可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腹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作朕心膂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于中林幽深之處而肅肅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聞不見而少解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不欺移此心為公侯之腹心有何不可葢勇而難犯勇而有守勇而不欺皆好德之至也兔罝難化之人遽能

使之好德如此則易格者將徧為爾德矣賢人豈不能衆多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芣浮苢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芣苢之詩所以為后妃之美者葢不妬忌之效能使一家之和平為天下之和平婦人皆以有子為樂此豈一朝夕所致哉其化之所被者深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之采采芣苢薄言袺結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馬舄即車前子也毛云宜懷任詩人言天下婦人求宜子之物雖采之非一采猶以為薄凡詩言薄皆未厭足之意既采之以為已有故掇拾之捋取之執衽而袺之扱衽而襭之其樂如此可謂不厭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廣之序形容文王之化不一其辭語其化之效則
以德言原其化之始則以道言德隨所遇而見故曰
德廣所及道無乎不周故曰被于南國文王之化始
于岐周而行乎江漢之域非德廣道被不足以形容
之或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及男子竊謂
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乃合男女而言之葢男子無
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也詩人
止言游女不可求不及男子者葢化及男子為易化

及女子為難舉其難者言之則易化者從可知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言南國之木以其喬然上竦故人不可休息其陰女子以有不可犯之色故人不可求與為亂如漢水之廣不可游泳而行江水之永不可方柎而濟也詩人因江漢以起興故再三言之泳水底行也方水中桴栰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言文王之化能使人不思犯禮不能使人絕去情欲故後二章皆述男子之情雖不思與之亂亦欲以禮爲昏姻謂是女子苟能以禮而嫁我當於錯薪之中刈其楚以秣其馬刈其蔞以秣其駒葢古者親迎

必有車馬此歆慕之辭也申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亦以自警謂我雖有此志終不可得也思有二訓考三百篇之詩如烝然來思爾羊來思之類皆語助也如孝思維則思無邪之類皆思慮也序言無思犯禮謂思慮不及也詩言不可求思則為語助耳是詩三章前一章比兼興後二章乃賦兼興也楚荆也蔞蒿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汝墳之詩美思夫之婦人當紂之虐政乃能勉其夫以正自非文王之道化漸被人心者深何以得此曰汝墳之國云者葢舉國皆如之雖婦人亦然尤足以見其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歴如調張留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敇貞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斬而復生曰肄惄思而心動貌頳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言婦人始循汝水之防伐木之枝榦以為薪是時其夫從役猶未久也而未見君子之歸已心動而不寧若調飢之思食及再循汝水之防伐斬復生之肄則夫之從役更歷歳時獲見君子不遠棄我而歸葢幸其來歸也凡婦人之情當夫之遠從征役歸而見其勞苦之狀必有怨望之語此汝墳之婦人獨能勉之以正謂

汝身之勞瘁雖若魚勞而尾赤王室之虐政雖若火之酷烈然父母在邇所當盡力王事不冝辭避以貽父母憂此所謂勉以正之言也說者以父母為文王殆非詩人之本意且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為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以謂之勉之以正哉詩人之意謂文王之化雖及於天下三分之二而率諸侯以事紂之心未始少異故其道化之行雖婦人之愚亦知父母之

國不可怨叛此之謂道化亦文王之心也調飢或作朝飢或作輖飢均於改字然朝飢思食固人之常情輖飢謂飢而又飢意近穿鑿不若止用調字葢飢而心動則當調其氣謂忍飢也是詩三章前二章興也卒章比而賦之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趾之詩所以為關雎之應者葢舉其效之至難以

為王化之極致且挾貴怙勢若公子者疑於難化況文王與紂之時又其難者此序指言衰世則是商之公子非周之公子也今也闗雎之化行一洗舊習信厚慤謹也有如麟然公子猶爾則天下無復有犯非禮之人矣序詩者因麟而思盛世麟至之日謂衰世公子乃能信厚如盛世之時也或者溺於符瑞之說乃謂文王之道化足以致麟非詩之本意且文王與紂之時事備見載籍未聞麟至之祥而振振乃能奮

起自立之象公子惟不能自立是以耳濡目染胥傚
偷薄今被文王之化既能奮起而有立是以慤謹如
古太平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都佞振振公姓于嗟
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詩人以麟有趾而不踶如公子之不妄動麟有定而
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
好競三者皆慤謹之實也宜深嘉屢歎以為真麟也

公姓謂公同姓諸孫之屬也公族謂公同祖有服之屬也詩人正以趾喻公子故序詩者言公子之信厚亦曰如麟趾之時陸璣䟽云麟麕身牛尾馬足貟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侣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定字或作顁爾雅云題也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一